

# 黑暗与光明同在

[庄大军]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黑暗与光明同在

庄大军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与光明同在 / 庄大军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5399-2682-7

I. 黑… II. 庄… III. 庄大军 - 自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9527号

书 名: 黑暗与光明同在

著 作 者: 庄大军

责任编辑: 王宏波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东南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孚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4

字 数: 265千字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682-7

定 价: 1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在南京紫金山头陀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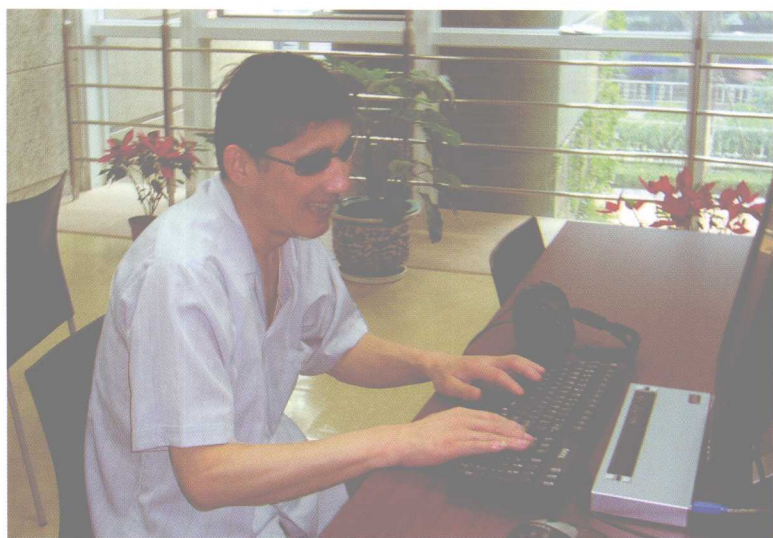


作者在南京中山陵音乐台





作者在南京莫愁湖



作者在南京图书馆



作者在镇江春潮广场



作者在扬州火车站



作者与父母、弟妹在扬州瘦西湖



作者全家在扬州富春茶社

## 自序

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弹指一挥间，飞扬的青春、金色的年华统统被抛在身后。虽然说这是人生的规律，没有哪个能够另寻一条通往永远年轻之路，可是从蹒跚学步开始，谁也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

五十余载春秋犹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两鬓已见点点白霜，挺直的脊背也有了弧度，回首时却发现自己走的竟然是一条笔直的路。那些坎坎坷坷都已没有了踪影，原来那些弯弯曲曲的人间岔道其实并不存在。我们所谓的度日如年，所谓的生不逢时，只不过是我们的错觉；为了自己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往往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词夺理，用无奈的自欺欺人逃避生活的挑战，让灵魂像蜗牛一样躲进壳内。只有我们的沮丧，只有我们的妄自菲薄才会让我们觉得在人生道路上落伍，才会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的前途上竟然会有那么多的艰难险阻。

换个角度看那些弯弯曲曲的人生转折，难道不应该感谢上天吗？在同样的时间里，你竟然比别人多走了路程，你的收获自然也就比别人多出了一份。困难对于我们，难道不是上天恩赐的机遇吗？我们功能的进化，我们意志的坚强，无论如何离不开困难的磨练。该走哪一条路并不重要，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手指引着我们走向各自的目的地。

这只手就是时间，时间的轨道永远是笔直的。时间是绝对



公平的，没有哪个会因为走了所谓的弯路而少了一分一秒，也没有哪个会因为后悔或痛苦而让时间出于怜悯多给他一分一秒。我们所有的痛苦和欢乐，只有在经历过之后才得以深切感受；如果我们当真有先见之明，世界上还会存在那么多的酸甜苦辣咸吗？人间还会有那么多的悲喜剧吗？

到了应该回首的时候，到了可以给自己打分的时候，到了收获希望的时候，到了总结教训的时候。我伸出两只手，在灵魂上抹一把，还有灰尘吗？还有污垢吗？干干净净地来到人间，还能清清白白地回去吗？这个答案只有自己做。就像重返校园，考试来临前才会真正回顾自己的学业，认认真真地复习，仔仔细细地思考，要想做出真实完美的答案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只有答案正确，只有结论符合真理，我们才会苦尽甘来，才会感觉到满足，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自己的人生之路，只有自己才能找到正确答案，那么就开始吧，不要回避，不要隐瞒，答案是给自己的，用天地良心来作答吧！

假如历史的长河真的能够倒流，假如我们的脚步真的能够回转，我还会走这样一条路吗？这个问题虽然荒唐，可是有许多人都曾经想过，因为人生总是痛苦多于欢乐，失望多于满足，那些缺失的就只能用想象来弥补。想象也无妨，有时候我们的回忆就像被海浪冲刷的奇形怪状的礁石，寻找不到对称和圆满，寻找不到我们期望的称心如意。偶尔用想象来稍稍粉饰，让回忆变得柔软一些，变得温存一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朋友们看得舒服，为了朋友们更加热爱生活，这一点点修补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有时候丑陋的东西经过修饰加工会让我们产生另一种感觉，虽然说揭露丑就是宣扬美，无情的批判才能带来灵魂的震荡。可是我还是要说，原谅和宽容才是最美好的人生，天堂里只有这样的人才有立足之地。

我知道现在已经夜色朦胧，我也知道南京城已经万家灯火，可是我看不见那一片夜色斑斓。白天和黑夜的转换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时间的这一段走到了那一段，只不过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又向前跨了一步而已。色彩和线条，太阳和光明，早在二十五年前就离开了我。作为一个走过痛苦磨难的盲人，我不敢说光明已经在我心中永驻，可是用心去看世界，一定会比许多视力健全的人有更深刻的发现，一定会看见许多正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美妙的世界在我的脑海里重现。电脑给我带来了新的生命，让我和全世界紧密相连。还能说什么呢？上天是公平的，对每一个想站起来的人，他总会不失时机地扶一把。还能说什么呢？我的满足已经溢出了心房，正在化为文字化为感激之情，向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向这个充满关爱的社会，向那些科学家，向每一张笑脸，向我心中的蓝天、白云和太阳，深深地鞠一躬，表达我最真挚的感谢。为了自己，为了和我一样能站起来的朋友，更为了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谢谢了。

|       |             |
|-------|-------------|
|       | 自 序 1       |
| 第一章   | 童 年 1       |
| 第二章   | 美丽的镇江 9     |
| 第三章   | 青春的扬州 15    |
| 第四章   | 大运河畔的初恋 21  |
| 第五章   | 无法释怀的一页 28  |
| 第六章   | 乱云飞渡 34     |
| 第七章   | 逍遥派 39      |
| 第八章   | 雨中的太阳 45    |
| 第九章   | 革了爱情的命 51   |
| 第十章   | 医学院的大学生 57  |
| 第十一章  | 失 恋 64      |
| 第十二章  | 悠悠的茶香 72    |
| 第十三章  | 军人不是天生的 78  |
| 第十四章  | 军队农场有感 87   |
| 第十五章  | 合格的战士 93    |
| 第十六章  | 大别山里的小村庄 99 |
| 第十七章  | 蔚蓝的天空 107   |
| 第十八章  | 带兵的日子 112   |
| 第十九章  | 白衣天使 120    |
| 第二十章  | 重回南京 126    |
| 第二十一章 | 女人如水 133    |
| 第二十二章 | 洞房花烛 139    |
| 第二十三章 | 军医手记 145    |

|       |               |
|-------|---------------|
| 第二十四章 | 旧病复发 152      |
| 第二十五章 | 一目了然 159      |
| 第二十六章 | 走进黑暗 165      |
| 第二十七章 | 朋 友 171       |
| 第二十八章 | 人生旅途上的新起步 180 |
| 第二十九章 | 在黑暗中的衣食住行 186 |
| 第三十章  | 校友聚会 196      |
| 第三十一章 | 妙手回春 203      |
| 第三十二章 | 气功大师 211      |
| 第三十三章 | 贝多芬带我走进欢乐 219 |
| 第三十四章 | 过眼的烟云 227     |
| 第三十五章 | 小天使 232       |
| 第三十六章 | 二 肥 240       |
| 第三十七章 | 离婚也是为了爱 247   |
| 第三十八章 | 当爱来到身边 252    |
| 第三十九章 | 病房里的众生相 263   |
| 第四十章  | 快乐家庭 274      |
| 第四十一章 | 更上一层楼 281     |
| 第四十二章 | 石砣砣的风 287     |
| 第四十三章 | 和大家分享快乐 293   |
| 第四十四章 | 走进电视屏幕 300    |
| 第四十五章 | 和大学生谈人生 310   |
| 第四十六章 | 黑暗与光明同在 319   |
|       | 后 记 325       |



## 第一章 童年

每个人都曾经像小猫小狗一样，憋着气钻出母亲的子宫，从一片混沌中走出来，站立起来用自己的眼睛看天看地看世界；我当然也不例外。在一个清冷的深秋之夜，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来到一个色彩斑斓充满欲望的世界。我不记得自己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是不是蓝天白云，是不是红彤彤的太阳，是不是一片向我展开胸怀的大海。那还重要吗？那还会改变我的一生吗？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温暖，因为



可爱的童年

母亲正用自己的胸膛温暖着我，用甘美的乳汁哺育着我，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爱，有温暖，有宽容，有体贴，还需要什么呢？足够了。就这样，我在温暖的怀抱中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无论什么样的灵魂都应该用毕生来回报这片温暖。

那时的中国一贫如洗，冬天的严寒对一个降生不久的孩子是冷酷无情的，母亲抱着我，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只有这样才能够增加一点点热量。父亲和母亲都是解放军军官，这个身份听起来很威武，可是那时的军官和咱们祖国

一样一穷二白，房间里除了一张床连个取暖的炉子都没有。据说当时的我很有骨气，面对彻骨的冰凉居然还会咧开嘴呵呵地笑，仿佛我知道这笑声就是战胜寒冷的唯一武器。父亲母亲都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他们对死亡对贫穷司空见惯，知道害怕对死神毫无作用，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革命乐观主义吧。也许精神是可以遗传的，否则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在失明之后还会笑得那么开心。

母亲说我出生的那一年雪下得很大，雪花真的就像鹅毛，一片片一团团在空中飞舞，伴着呼呼的北风，伴着阴沉沉的天，就这样飞舞了整整三天三夜。雪当然是很美的，可是没有丰衣足食作后盾，这样的美就无法令人心悦诚服，就无法让挨冻的人领悟到美的魅力，领悟到美中所含有的诗情画意。

第四天雪终于停止了，父亲和通信员不知从哪儿找到了些干柴，就在屋子中央燃起了火。母亲说烟熏火燎让我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她肯定我不是在哭，因为虽然眼睛在流泪，我的小嘴却仍然在呵呵地笑。望着我的笑脸，父亲和母亲也都笑了，他们所有的牺牲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我的笑，我的笑代表了希望，代表了用鲜血换来的幸福和快乐。我直到现在也不



父母的宝贝

敢确定，如果没有那一抱干柴，我是否能度过那个寒冷的冬天，是否还能够活到现在？如果我当真被冻死，父亲和母亲会很痛苦吗？他们都是军

人，应该视死如归，可是我的死和打仗没有关系，他们会不会将两种不同的死亡区分开来呢？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无需回答，在我双目失明的那一刻，母亲的头发忽然间白了，父亲的嗓子忽然间沙哑了，我知道那时他们一定非常难过，所以我仍然在笑，我想用笑声来减少他们的痛苦，可是适得其反，他们都流泪了。

母亲说我很有魅力，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被我的笑脸迷住，那些面对死亡无动于衷的战士，那些曾经用刺刀挑死过敌人的铁石心肠的勇士，只要看见过我的笑，他们的每一根线条都会立刻变得柔和。他们也和我一样咧开嘴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仿佛我的笑容像一朵柔和的云彩，天真纯洁中让那片看上去不动声色的蓝天变得情意绵绵。战士们用他们钢铁一样的臂膀将我高高举起，抛向天空，抛向一个所有人都向往的地方。那是我的第一次飞翔，这种简简单单的用胳膊托起的飞翔让我感到晕眩，那是力量的体现，是人性的力量，是战士们所有的寄托。后来当我也穿上了军装，当我也高高地举起孩子往天上抛去时，我真的感觉到了这种责任，那小小的身体完全交给了你，你能不用全部身心来保护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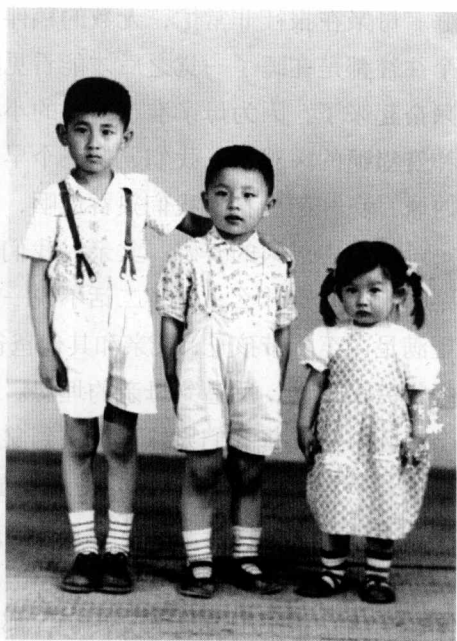
过了两年，我的弟弟降生了。他和我不一样，圆头圆脑，憨态可掬，完完全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福星。这绝对不是瞎说，因为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弟弟无论办什么事情都有极高的成功率，这主要归因于他的周到缜密的思考和持之以恒的耐力以及灵活机动的变通。他常常会在众人走投无路之时，出人意料弄出一个柳暗花明，故而他被称为福将应该当之无愧。父亲看着胖乎乎的弟弟，信口说道：“有了第二个，第一个就应该提拔。”原先的我叫庄小军，因为有了弟弟我摇身一变就成了庄大军，将那个原先的名字移交给了我的弟弟。父亲是军队里管干部的

部门首长，我不知他提拔干部是不是也这样简单，可是我知道，和平时期的军队没有用牺牲来取得职位的条件，论资排辈也许就是一种无奈之举。从此，我就像个军队里的班长，带领着我的弟弟满世界乱跑，他跑得没有我快，所以经常会被我莫名其妙地训斥，会被我贬成笨蛋。几十年过去，双目失明的我已经和弟弟彻底交换了位置，他常常带着我去南京城东郊游玩，他的脚步总是随着我移动，从来不超过我半步。每当这时我总会感到愧疚，那时的我太过苛刻，完全没有想到弟弟比我小得多。人生总是会交换位置的，我现在经常帮助父亲洗澡，老小老小，父亲变得温顺听话。他无条件地听从我的每一个吩咐，因为父亲知道这是我在尽一个儿子的孝心；这时候我也会感到愧疚，小时候我总是反抗父母的指令，完全没有感觉到其中的一片真心诚意，完全没有感觉到其中的爱。我的手尽量轻柔地在父亲身上移动，八十岁的父亲变得柔软，那个从前的钢铁战士不复存在了。时间就像一只极有内力的手掌，不紧不慢地揉搓着每一个人，揉顺了你的心，揉软了你的脾气。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也曾经帮我洗过澡，他的动作笨拙粗糙，似乎在干一件非分之事，我也是同样地不服气，那时我和父亲简直变成了冤家对头。后来我从书本中找到了这个问题的解答，据说是利比多在作怪，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让多少男人为仇作对，让多少人死于非命。

随着利比多的减少，父亲渐渐变得温柔变得随和，他像个孩子一样听话，可是我宁愿他不要变成这样，我宁愿要一个叱咤风云的父亲。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哪个能够违背自然规律呢，我也会有这一天，到了那时候我也会被年轻的男人耻笑，没有办法啦。

到了1955年，我的妹妹也溜了出来，她是一个非常可爱

的小女孩儿，漂亮乖巧，眼睛里总会显得若有所思。母亲说妹妹从小就不听话，可是我却有相反的看法，我觉得妹妹是需要有一个懂得女孩的监护人。在那种人的关注下，妹妹一定会百依百顺。有一次，我母亲外出，妹妹的褥子湿了，我模仿着母亲将几个月大的妹妹从摇篮里抱出来，顺手就放在一条长木凳上，并且着手给她换褥子。母亲从外



与姐妹为伴

边回来，第一眼就看见那个平常手脚不停的小丫头此刻一动不动地挺直身子，乖乖地躺在那张只有她身体一半宽窄的长条凳上。母亲触目惊心，一个箭步蹿过去就将妹妹从险境里抢救出来了。

母亲在妹妹出生的那一年脱下了军装，我知道母亲很不服气，因为直到现在她一提起那件事就会大动肝火，说简直是乱弹琴。母亲在军队里是个报社的记者，转业后到南京日报社当了编辑委员会的编委，看来是得到了提拔。那段历史应该是母亲的骄傲，每当母亲提起那个编委时，满脸都是抑制不住的自豪。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大众媒体，就是社会和人民之间，国家和百姓之间的通道呀！

中国的女性最伟大，因为除了工作，她们还得操持整个家